



仙霞古道

一条瑰丽的千年诗路

记者 王红岭

在浙江西部莽莽苍苍的仙霞山脉中,有一条仙霞古道。唐宋以降,仙霞古道不仅是浙闽之间的交通要道、军事重地,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北段重要的陆上运输线,还是一条星光璀璨的千年诗路。张九龄、白居易、赵抃、王安石、陆游、杨万里、辛弃疾、朱熹等历代文人墨客,都曾在这里驻足,并留下300多篇诗文。这些文化名人和他们的不朽诗文,跨越千年时光,沉淀出一条瑰丽雄奇、豪放飘逸的千年诗路。

仙霞古道、清湖码头、廿八都古镇,是钱塘江诗路上重要的古道、古码头、古镇。2021年,江山市筹划打造仙霞古道“南宋诗词之路”,积极响应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建设和宋韵文化解码工程。日前,记者采访了江山市诗词协会会长姜法建、江山市作协原主席蔡恭,跟随他们的脚步,一起领略宋时仙霞古道的奇情壮采和人文底蕴。



江郎山与徐霞客雕像 资料图片

A

仙霞古道诗文多

“安得此身生羽翼,与君往来醉烟霞。”白居易《江郎山》诗,历来被认为是咏江郎山最为出色的杰作。

“仙霞古道起于江山县城,经清湖、石门(江郎山)、峡口、保安、廿八都、渔梁、仙阳,最后到达福建浦城,沿途的清湖、江郎山、仙霞岭和枫岭关等,或秀美,或险峻,往往能激发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,留下不朽的诗篇。”蔡恭相告,仙霞古道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,仕宦公卿,文人墨客,冠盖如云。在仙霞古道上留下诗文的名人,可以列出一长串:江淹、祝东山、张九龄、白居易、王禹偁、梅尧臣、赵抃、陆游、杨万里、朱熹、辛弃疾、高翥、刘克庄、徐渭、徐霞客、朱彝尊、洪昇等等,不胜枚举。尤其宋代名人,他们的诗文佳作,大多有一种魂牵梦萦、感喟赞叹之情,既有对仙霞古道神奇景观的歌咏与向往,又藉此抒发自身的爱国热情和人生抱负。

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曾两度到江山。在游览江郎山时,面对摩天如云的三石,联想到金兵强虏压境和南宋王朝风雨飘摇,顿觉壮志未酬,感慨万分,挥笔写下《过灵石三峰》七绝二首,既赞叹三石“奇峰迎马骇衰翁,蜀岭吴山一洗空”,也抒发了自身的爱国热情和人生抱负。

南宋淳熙六年(1179),陆游专程赴衢州柯山拜访好友毛平仲。毛平仲(1104-1190),礼部尚书毛友次子,为清溪毛氏第二十九世,还循后为西安派。其诗词清丽明快,独树一帜,与陆游、杨万里、范成大并称为南宋“中兴四大诗人”。陆游与毛平仲情谊至深,常有诗词切磋交往。陆游此次拜访老友,毛平仲正缠绵病榻,遂命儿子替父陪同陆游游览烂柯山,并介绍了江郎山、仙霞壮观景象。

陆游兴致勃勃,遂骑马赴江山一游。面对雄伟奇特、赤壁千仞的江郎山三石,陆游挥毫疾书,写下



古道雄关 资料图片

了七绝诗《过灵石三峰》二首,感慨自己原本应该在金兵压境之时,驰骋前线,奋勇杀敌,收复中原,不料如今却远离沙场,到处奔波,又年迈无力,壮志难酬。其在游历仙霞关时,更是仰天叹息:“重裘不敢展霜力,老木争号夜谷风。切勿重寻散关梦,朱颜改尽壮图空。”

辛弃疾在晚年时,也曾游览过巍然屹立、半出天外的江郎山。

绍熙二年(1191)冬,宋光宗召见辛弃疾,起用他为福建提点刑狱。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辛弃疾,收

拾好行装,即刻赴闽就任。在路经江郎山时,面对伫立天外的三石,百感交集,挥笔写下了气势磅礴、激昂慷慨的七绝《江郎山和韵》:“三峰一一青如削,卓立千寻不可干。正直相扶无倚傍,撑持天地与人看。”

诗中的“三峰青削”“卓立千寻”“正直相扶”“撑持天地”,既是指江郎山壮美景色,也是辛弃疾自身刚正不阿、光明磊落的精神品格。此时此刻,辛弃疾不傍权,不攀附,不拍马,不谄媚的凛然正气,与江郎山刚强坚毅、撑持天地的秉性,完美融为一体。

B

仙霞古道交游多

古代文人吟诗作赋,并不只为体现个人文化修养,还是仕宦交游的手段。自唐宋以降,江山郎峰祝氏、五坦周氏、清溪毛氏、长台柴氏等本地望族,贤才辈出,与当时俊彦诗文酬唱,也极大丰富了仙霞古道的人文底蕴。

当他们置身于美妙的山川,与前贤、今人往来酬答,被载入诗集、文集或方志,流传后世。这些仙霞古道上的经历,也就成了历代文人骚客的“共同记忆”。

朱熹曾七八次来往于江山,留下了《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》《江山儒学记》《重建郎峰祝氏家庙记》《景行堂记》《重过南塘吊徐逸平先生》《仙霞岭》等诗文。

朱熹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,为何独钟情于江山?

江山先贤、理学大师徐存,号逸平,北宋宣和年间,曾与长台柴禹功、柴禹声兄弟一同师事福建理学家杨时。作为程颐的再传弟子,徐存辞官归乡后,在清湖开设南塘书院,讲经授学,声名远播,门下弟子千余人。朱熹年轻时,任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,闻徐存大名,多次往返江山,拜访求教。经徐存指点,朱熹从孟子“求放心”出发,逐渐形成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的哲学见解和理学主张。

故,朱熹以敬仰之情,师事徐存。淳熙年间,徐存已去世多年,朱熹重来江山,仍以满怀凄婉的心情悼念徐存先生,并留下了感人肺腑的《重过南塘吊徐逸平先生》:“不到南塘久,重来二十年。山如龟北厚,地与马驹连。徐子旧书址,毛公新墓田。青松似相识,无语独凄然。”

苏轼、苏辙与郎峰脚下的毛氏、祝氏、周氏均有往来。兄弟俩为江山留下了许多作品,苏轼著有《荐毛滂状》《答毛滂书》《与朝奉郎毛维瞻公书》《题所书归来辞后》《与循守周文之书》,以及《送周循州》《次韵毛法

曹感雨》《答周循州》《与毛令、方尉西菩提寺二首》等十多首诗。苏辙的作品主要有《重修江郎山记》《元浩正谏论序》,以及《毛国镇夜饮》《次韵毛君经旬不用鞭扑》《次韵毛君山房即事十首》《次韵毛君见督和诗》《放榜后次韵毛君见招》《次韵毛君清居探菊》《送毛君致仕还乡》《送毛滂离郎》等数十首诗词。

苏轼、苏辙与江山籍诗人交往密切。毛滂少年时曾在仙居寺游学,与其父毛维瞻嗜书如命,藏书逾万册。宋元丰三年(1080),毛维瞻出任筠州(今江西省高安县)知州,毛滂随父到任所就读。这时,恰逢苏轼兄弟遭贬谪,苏辙贬筠州,是毛维瞻的部属。毛维瞻给予苏轼以保护和关照,并与苏轼也有书信来往。毛滂作为知州的公子,加上聪慧异常、才华深厚,常和苏轼、苏辙兄弟一起吟诗唱和,其文学功底受到苏轼兄弟的赏识,毛滂也因此成了文学大家的弟子。

元丰六年(1083),24岁的毛滂到鄂州(今湖北省钟祥县)任县尉,尽管官职很低,但毛滂勤政爱民,政绩突出,苏辙曾作七律《送毛滂离郎》相寄:“先志承颜善养亲,束装骑马试为臣。酒肠天子浑无敌,诗律家传便出人。拥鼻高吟方自得,折腰奔走渐劳神。归来一笑须勤取,花发陈吴二月春。”

苏轼任杭州太守时,清溪诗人毛正仲将江郎山下名茶送给苏轼品尝。苏轼作诗致谢:“禅窗丽午景,蜀井出冰雪。坐客皆可人,鼎器手自活。金钗候汤眼,鱼虾亦应决。遂令色香味,一日备三绝。报君不虚授,知我非轻啜。”

是时,毛滂在苏轼属下任杭州府法曹,回乡省亲返杭时,亦以江郎山绿茶相赠,芽壮汤清、香郁味醇,苏轼大喜,在《答毛滂书》中说:“寄示奇茗极精,而丰南来未始得也。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同尝,此外,但

文化时评 艺海观澜

投稿邮箱:371826828@qq.com

中国茶入“世遗”,衢州何为?

石屏

11月29日,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”通过评审,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这个组团项目由浙江省牵头,全国15个省(区、市)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体参与。

我省杭州、湖州、金华三地共6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,分别为绿茶制作技艺(西湖龙井)、径山茶宴民俗活动、绿茶制作技艺(紫笋茶制作技艺)、绿茶制作技艺(安吉白茶制作技艺)、绿茶制作技艺(婺州举岩)、庙会(赶茶场)民俗活动,在全国15个省(区、市)中独领风骚。

衢州产茶,亦可称江南茶乡。稽之诗文,宋代曾几有《迪任屡餽新茶》诗:“敕厨羞煮饼,扫地供炉芬。汤鼎鼎从事,茶瓯递策勋。兴来吾不浅,送似汝良勤。欲作柯山点,当令阿造分。”又有《衢僧送新茶》:“斋肠得饱又逐去,午梦欲成还唤回。定是僧家不堪此,满匡青箬送春来。”宋代衢籍词人毛滂也有多首关于点茶和斗茶的作品,《谢人分寄密云大小团》:“松风忽响第一泉,乳花徐开绿波立……旧闻作匙用黄金,击拂要须金有力。”《西江月·侑茶词》中写道:“汤点瓶心未老,乳堆盏面初肥。留连能得几多时?两腋清风唤起。”

据《衢县志》记载:“宋崇宁元年即在衢城设茶务实行专卖。衢县茶区有南山、北山之分,南山茶以柯山点(茶名)为最佳。明嘉靖年间,西安每年向礼部进贡芽茶4斤。”清光绪《烂柯山志》记载:“熙宁四年(1071)孟春九日,祝绅、林英、刘彝、钱(芑)顶、梁浚、郝庭坚会宿斗茶于柯山。”北宋西安县长史蔡宗颜《茶谱遗事》载:“龙游方山之阳坡,广不过百余步,出早茶,味绝佳,可与北苑双井争衡。”

稽之文物,近年来,衢州各地陆续发现有关茶史的碑刻。最著名者,当属上世纪80年代在江山茅坪乡株树村发现的万福庵《茶会碑》,其中记载了住持僧月朗将万福庵附近的田产租给邻人耕种,所得众资置一凉亭设一茶馆,给往来行人免费休憩、饮用。原件《茶会碑》仍保存在江山博物馆,中国茶叶博物馆展出其拓片。2020年,常山县白石镇曹会关村又发现了清代雍正《茶田碑记》碑刻,记述毛高守、袁茂生、徐发生等三位住持募资管理十多亩茶园,为常玉古驿道来往商旅行人施茶。

稽之海外,亦有纪实之作。清代衢江一度茶运繁忙,是中国红茶外销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,堪称“红茶之路”。1848年9月,“茶叶大王”罗伯特·福琼接受皇家东印度公司委托来到上海,以此为基地,深入中国武夷山红茶产区,为该公司设在印度阿萨姆邦和大吉岭的种植园猎取茶树茶种。1849年5月,罗伯特·福琼离开宁波,在杭州雇船钱塘江,经龙游县、衢州市、常山县、玉山县、河口镇到达武夷山,采集茶树种子,考察红茶制作,再经浦城进入浙江,越仙霞岭经峡口至清湖,雇船沿江至西兴,最后到达上海。经过考察,福琼发现武夷山红茶外销,从福建星村经江西玉山到浙江常山走旱路,从常山即可雇船东下杭州到上海出口,衢江成为福建红茶出口的黄金水道。

稽之现代,衢州曾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地标。航埠镇万川村曾经留下了“现代茶圣”吴觉农、茶学专家庄晚芳等一批中国茶界泰斗的奋斗足迹。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,吴觉农、庄晚芳等带了一批科技人员到万川集合,筹建中国“东南茶叶改良总场”,开展茶树更新运动,组织东南茶区中茶公司办事处在开化、淳安等地收购毛茶加工、出口换取外汇。东南茶叶改良总场还创办了《万川通讯》茶叶专业杂志,沟通全国茶叶信息,推广茶叶生产、加工技术。之后东南茶叶改良总场改名为中国茶叶研究所。1942年春天,由于日军大肆入侵,金华、衢州相继沦陷,茶研所人员和设备迁至福建崇安。

茶业振兴,产业为基。茶为国饮,也是包括咖啡、可在内的全球三大健康饮料之一。当下衢州各地皆着力培育茶产业,打响茶品牌,绿茶制作技艺(开化龙顶茶制作技艺)和衢江区茶灯戏(唱灯)传统戏剧入选省级非遗,茶叶机械加工产业发达,号称“中国茶机之都”。但与国内其他茶区相比,衢州茶产业无论从规模、产值或是品牌知名度而言都相对不足,仍需聚焦聚力,久久为功。

茶业振兴,文化立魂。综览浙江入“世遗”的制茶技艺与民俗,皆历史悠久,文化深厚,传承有序,声誉卓著。反观衢州,茶文化研究尚未成气候,我市至今尚无一部茶史、茶业或茶文化方面的专著,来发掘衢州的历史底蕴,展示衢州的发展脉络,传播衢州的文化风采。衢州茶业掌故、文物和民俗,还需有心人网罗搜罗、沉潜考订,亟待专家学者系统科学的梳理和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。

文化立魂,产业为基。魂既不彰,产业能兴乎?这也是中国茶申报“世遗”成功后,留给我们的思考。